

我的舅公吴景荣

○ 巫育辛

我的舅公吴景荣（1915—1994）是著名英语教育家，《汉英词典》和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》主编。《精选英汉汉英词典》（汉英部分主编）《汉英词典》是他和北外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历经八年编写完成，于1978年正式出版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沟通汉英两种语言的词典。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》是由商务印书馆于世纪之交隆重推出的词典，是当时篇幅最大、收词最全、内容最新的一部大型汉英词典。舅公为之付出了10多年的心血。舅公离世后，没有编完的部分由外交部英语专家程镇球继续完成。他静静地走了，给世间留下永远的馨香，给亲人、朋友和学生留下无尽的思念。

他和王佐良、许国璋被誉为新中国三大英语权威。他们都是浙江人，也都在一年内相继离世，是中国英语界的重大损失。舅公离开我们21年了，但他的教诲总是在我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鼓舞着我，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，想起他的时候总有许多让我感动的往事，仿佛他并没有离开。其实，他走了，给我留下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和文化遗产。2001年以来我使用明霞姑姑寄来的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》的时候，备感亲切，简直就觉得是在向他请教。我认真学习英语的时候，就会感到特别充实和快乐，似乎冥冥中也是在告慰舅公的在天之灵。

舅公吴景荣是我祖母吴玉秋的亲弟，他们这一辈姐弟三人。我祖母有两个弟弟，舅公和友三公。我的祖父巫冬来很早



吴景荣教授

就过世了，40年代故于抗战。舅公就像父亲一样关怀我的父亲巫凌云。在浙江老家有个习俗，如果父亲过世了，舅舅就可以代替父亲的地位。父亲初中毕业也没有钱读高中了，到糕点厂工作了几个星期，又被舅公喊回来读高中。听我父亲讲他读高中的时候，舅公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，那个时候英镑不能直接寄到国内，就只有把玻璃丝袜寄来国内，我父亲拿去卖了钱来交学费。所以患难使得舅公和父亲情同父子，他们外貌也很相像。父亲去北京出差，外人见到还以为他们是父子关系呢。高考前舅公对父亲说：“我学西语，你学东语吧。”1952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泰语，半年后院系调整，转到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学习傣语。1958来到云南工作，日后成为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专家，为边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人才，他一直感念舅公早年的栽培和抚养。父亲在回忆起舅公的时候也说过一段往事，他到北京出差的时候住在舅公家，

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，舅公晚上说的梦话全是英语。

我也曾听舅公讲述过一些家史和往事。他说：吴家祖上400多年前生活在福建，做磨剪子刀生意来到浙江温州平阳县。他的父亲（我的曾外祖父）吴志谦曾在县城的衙门工作，舅公于1915年2月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康之家。他的外祖父王鼎铭曾是清朝的拔贡，还去北京的国子监考过试。本来可以留下来做官，可是目睹清代朝廷的腐败，毅然决定南下回老家，就当了一名中医，于1927年过世。舅公早年深受外祖父的影响，很早就开始诵读诗书，9岁的时候他的外祖父和他对诗句，说“书难读尽深如海”，他回应外祖父，并写下了一生的志向“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学不成名誓不返”。舅公说他小学是在平阳县读的，他和我的祖父还是小学同学呢。他11岁就到温州中学学习。初中时开始学习英语，他说学英语不是赶时髦，吃洋饭，而是出于对英国文学的热爱。1932年考大学那年，同时考取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。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。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，家境不是很好。他的父亲借钱供他读书。他后来受到范存中教授的帮助才有了日后的成功，范老是他的恩人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因气管炎发作，休学回老家，在平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，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平阳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。他后来在昆明的西南联大读英语的研究生，住在青年路的节孝巷（我有好几次独自漫步在节孝巷，备感亲切。似乎是在寻找舅公当年的足迹）。后来拿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，赴英国利物浦大学读英国文学两年。他对英国作家简·奥斯汀及其作品

《傲慢与偏见》颇有研究，获得硕士学位。1949年有人介绍他到联合国工作，也有人高薪聘请他到台湾工作，他都婉言谢绝。于1949年8月途经香港回到北京，为的是报效祖国。

1986年回温州过年的时候，见到舅公的弟弟，就是我的友三公。他说：“我们吴家是世代书香。”（我舅公的舅父王建之是我们县城里有名的诗词大家）。在闲聊时友三公说，舅公大学二年级回平阳过暑假的时候，他陪同舅公去找县城里的一个英国传教士练习英语口语，那个传教士说舅公的英语水平很高，已经可以写书了。友三公还说，舅公开始当英语教师的时候，学生们看他个子不是很高大，不很尊重他，可是学习了几堂课下来，就对他刮目相看了。

舅公培养了父亲，也花心血栽培我。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学习英语。其他的功课都学得不好，就是英语学得好。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舅公还写信来鼓励我好好学习，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：“努力吧，孩子！”他还给我寄英语读物和英汉小词典。我爸爸说：“你多幸福啊，那么有名的教授还给你寄书来。”我高考的时候没有能考上北京的大学，在云南读大学，学英语。舅公就以信函的方式指导我的英语学习，还在百忙中来信谈该如何读书、使用英语词典，并为我制定学习的方向。古代汉语他也教了我许多，他在信中谈古代诗词。80年代，有一段时间，我没有给他写信谈谈学习和生活。他写信给父亲问候：“小楠好否？均在念中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深感三生有幸，有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。他的学生很多都很有成就，全世界很多的大使馆都有他

□ 人物剪影

的学生，可是我却是最承蒙他关爱的学生之一。他说英语可以做个工具，英国文学太玄了，不要学。他还说当年如果学的是某一个专业，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。他建议我学习美国历史作为专业。因为没有基础，也没有老师指导，学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成效，又转回头来学习英语。可是我也还是有收获，因为学习英语语言，必须对英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。除了学习上的指点，在做人和品格的形成方面，他也给我树立了榜样，也是我的老师。我不想读书的时候，他苦口婆心地给我讲要勤奋，要有追求，但又不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我。我骄傲自满的时候，他总是让我学会谦卑下来。来信告诉我：“人的使命是为社会做贡献，为祖国增添光辉。”我学习有进步的时候，他给予鼓励和表扬；我情绪低落，失去勇气前行的时候，他又帮助我重新树立信心。1991年，我身体不好，情绪低落。他亲自选了吴仲贤的英文小说《金谷恋歌》的部分章节让我翻译，又和《英语世界》杂志社联系。我的译文由舅公亲自校对，于1992年6月在《英语世界》上发表。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，激动万分。

1994年初，我到北京办理赴德国的签证，住在舅公家。他说：“你享受家庭成员待遇。”舅公确实把我当作家里的一员。他那时候身体虚弱，每天服药，还坚持工作5~6小时编写《新时代汉英大词典》。有一天他对我说：“你为我祈祷，我还有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编完词典了，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。”当时他是很认真地说这话的，那是永远难忘的一刻，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伟大学者对未竟事业的执着。现在回想起来还深受感动，也还在鼓舞着我的

英语教学，这句话也点亮了我的人生。

舅公治学严谨。听姑姑说，有时为了一个释义或一个例子，不惜查阅几十本中外词典，并一连几天沉浸其中，字斟句酌，甚至半夜起来伏案疾书，生怕第二天忘记。他从来不让不满意的词条和例句从他的手下漏过，经常反复修改自己和别人的稿子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出版社要给他主编的地位，他都不肯要。稿费也不愿多要，与大家平分。我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他的人格。可是他在生活中说话又很风趣幽默。1995年，我在南开大学偶然遇到一个英语教授，她说曾经和舅公在一起开过学术会议，并说舅公是个说话很幽默的人。在家里，舅公经常和他的外孙女小青还有外孙小晖逗乐，常常充满欢声笑语。有一天舅公收到一封关于保健知识的信件，开头就是：某某先生、女士，您的健康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。舅公就和小青开玩笑，把开头改成黄青女士。小青一回家，他就把这样开头的信件，拿给小青看。逗得我们大家都乐不可支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工作起来一丝不苟，对待原则性的问题，就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。他的学术成就达到一个时代的顶峰，人又很谦虚，有一次在给父亲的来信中说他自己一事无成。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患支气管炎，一生中很多时间（大概三分之一的的时间）都在拖着病弱的身体从事繁重的工作，在与病魔抗争。这使我联想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，坐在轮椅上攀登科学的高峰。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时候就像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，颇有英雄气概。茶余饭后开玩笑的时候，和家人就像忘年之交，那样的平易近人，完全没有著名教授的架子。